

《楞嚴經正脈科會》，第三十頁第八行：

【阿難。此大講堂洞開東方。日輪升天則有明曜。中夜黑月雲霧晦暝則復昏暗。戶牖之隙則復見通。牆宇之間則復觀壅。分別之處則復見緣。頑虛之中遍是空性。鬱「土+亨」之象則紆昏塵。澄霽斂氛又觀清淨。】

這一段經文是《楞嚴經》中著名的八還這一章。我們說這一章之前，還要把上一次前面一段意思講講，我們還沒有能夠說盡。在前面佛是開導阿難，叫阿難必須要明瞭「見精明元」，見精明元雖然不是「妙精明心」，但是從見性上來說，它很有作用。這一段，上一次也略說了。修行貴在轉識成智，可是什麼是識、什麼是智，要能夠很清楚的辨別出來，這也是一樁相當不容易的事情。可是假若不能夠明白的分別清楚，確實我們用功是無從下手；換句話說，勢必要把它分清楚。佛在本經十番顯見，正是苦口婆心不厭其煩來教給我們，經文是教阿難，實際上就是教我們，教我們什麼？善於用心。我們平常用的心是用妄心，妄中之妄，不知道妄到哪裡去，所以才造成生死輪迴的怪現象，不正常的現象。果然會用心，會用心是用真心，我們輪迴的問題就解決了。而交光大師在《楞嚴經》裡面教給我們「捨識用根」，用根就是用根中之性，在眼叫見性，在耳叫聞性。六根的根性，就是前一句所講的「第二月」，「見精明元」雖然不是純真之心，它只帶一層妄。見精明元究竟是什麼？在唯識裡面講就是阿賴耶的見分，阿賴耶識的見分帶一重妄。真如本性一變為阿賴耶，二變為末那，二變就是妄中又帶妄，帶兩個妄；三變為前六識，那就帶三重妄。如果再說相應的心所，就不曉得

帶多少重！這就講第二月只帶一重妄。能了解這個道理、能運用這個心，可以說相當的了不起，必定有成就。

經學了以後，不但是理明白，一定要在日常生活當中用得上，誰要是會用，他這一生成佛作祖就很可能。這種功夫用在參禪上，沒有不開悟的；用在念佛上，就能得到理一心不亂，功行高極了。由此可知，經裡面的比喻，把第一月比喻作妙明心性，將第二月比喻作見精明元，第三月比喻作緣塵分別，那就是七轉識以下的。我們一般講特別著重在第六意識，因為前面七轉識，作用最大的就是第六意識。我們現在講的心全是第六意識，那是第三月，第三月是什麼？水中的月影。所謂「千江有水千江月」，是水裡面的月影，水裡面的月影要是到水裡面去找月亮，決定找不到的。而第二月可以找到，第二月所謂捏目所見，距離第一月不遠，確實能夠找得到。當然學佛的同修們對於明心見性，念佛的同修們對於理一心不亂，是非常的關切，總是想著我們如何證得？怎麼樣才叫我們快快的證得？實在說起來，這個事情是亦難亦不難。難在什麼地方？道理要是不明、方法要是不懂，真難，很不容易；如果理論通達，方法明白，給諸位說，不是一樁難事情。

我們在這一生當中明心見性，成佛作祖，在時間上來說是足夠用，但是機緣對我們自己成敗關係非常大。這種機緣，可以說佛法裡面講的親因緣每個人都有，人人具足，個個不無。所緣緣與無間緣我們也具足，雖具足若沒有增上緣引發，這兩種緣只可以說是阿賴耶識裡面含藏的種子，不能夠起現行。由此可知，成敗關鍵決定在增上緣，增上緣實在說起來，就是古人所講的師承，能不能成就決定在師承；沒有師承，給諸位說，很難成就。諸位多念念《高僧傳》、多念念《居士傳》，高僧、高士，多翻一翻《宋元學案》、《明儒學案》、《清儒學案》。看這些東西有什麼好處？至少你可

以領悟人家成功是怎麼成功的？儒宗、佛祖就是講的師承，沒有師承不能成就。《華嚴經》裡面善財童子給我們示現的，善財童子的師承是文殊菩薩，可見得學問之道成功的樞要就在師承。無論是世出世間法，人家問你這門東西跟誰學的？你是由一個老師學的，而不是雜湊的，確實是一家、是一派的才有成就。

但是在目前的環境中，師承相當不容易，這是江味農居士在《金剛經講義》裡面說得非常清楚。我們現在整個時代、社會跟從前不一樣，教學的方式與過去完全不相同。現在學生不是一個老師教出來，而是許許多多老師大家共同鑄造的，比起從前一個老師所教的是有些不相同的所在。以前一個老師成就他根本的學問，然後再叫他出去參學，圓滿後得智，根本智、後得智兩種智都圓滿成就。現在大家很多老師來教一個學生，沒有法子成就根本智，根本智沒有，後得智當然也就沒有，真是兩頭都失掉。這是我們要認真去檢點、要覺悟的。在以往教學可以說世出世間學問，世間學問雖然不明說，但是暗暗的也是走這麼一條道路，什麼道路？開智慧。要開智慧，用六塵緣影的分別心決定不能成就。所以儒家的功夫是在格物致知、誠意正心，從這裡下手，可見得他也是主張用第二月，而不是用第三月。佛法裡面說得更明白、更清楚，所以人家的智慧才是無盡的智慧、真實的智慧。

我們從這段經文裡面，應該體會到真如本性是第一月，是我們應當要追求、應當要體認的。雖然我們不能見性，我們要相信聖言量，確實有真如本性，唯有真如本性才是真實的，除此以外都不是真實，首先要能夠體認這一點。第二月，這是指的所謂是沒有能夠證得真性，在這以前我們要亟認見精明元，在一切法裡面，除了真性之外，可以說它是極真，它是最接近真性，叫帶妄之真。雖然不是清淨月，但是離了清淨月必無二月可得；這是說明，見精雖然不

是妙心，可是離妙心必定無見精可得。由此可見，阿賴耶的見分是從真性而起的，阿賴耶的全體就是真如本性。佛教我們一種善巧方便，就見精而入真性。但是這個地方特別要注意到一點，千萬不可以執著見精就是真性，那就壞了。話雖然這樣講，六根的根性就是真如本性，而我們絕不可以執著六根的根性就是真如本性，執著不得，執著就錯了。為什麼？執著是病、執著是妄。我們必須把見性裡面這一分妄再除掉，才是純真之性，那就是真如本性。所以此地雖然是二而一、一而二，但是兩者有差別，一是純真，一是帶妄，不可以混而為一。

所以佛在下面才用八還來做個比喻，但是前面還有一句，「汝應諦聽，今當示汝無所還地」，上一次雖然念到這個地方，這一句沒講，鐘點到了。什麼叫無所還地？無所還地就是見精明元。我們應當曉得，見精明元也是前來緣塵之見，但緣塵分別之性，經文裡面破斥說有還，而緣塵能見之性，佛告訴我們無還。這裡面特別要辨別清楚的，一個是緣塵分別心，一個是能見之性，要搞清楚。能見之性是阿賴耶的見分，我們講四分來說，阿賴耶的見分，而能緣之心是第六意識、第七識。第六識、第七識，是以第六意識的功能最大，與它相應的心所有五十一個，這是作用最大的。與末那相應的心所只有十八個，可見得末那的作用遠不如第六意識。這個作用的大小，從相應心所多寡上就能看得出來。所以我們提到緣塵分別心總是說第六意識，第六、第七都有還，而能見之性就無還，有還是虛妄的，無還是真實的。底下經文說，「汝今遍觀此會聖眾，用目循歷，其目周視，但如鏡中無別分析」。這就是見精，也就是前面比喻的第二月，就是能見之性，這是屬於無還。佛又說「汝識於中」，這是講識，「次第標指，此是文殊」，像這些都是屬於緣塵分別，這是有還的。

這個道理明白了，佛的用意何在？有還不是真實的，我們要捨離它；無還是真實的，我們要用它。這個道理要是真正明白、會用，那正是交光大師所教給我們的捨識用根。那是我們在楞嚴會上，縱然沒有得到滿分，也可得八十分以上，就是甲等。如果《楞嚴經》讀了之後，還是用緣塵分別之心，釋迦牟尼佛講這部經就很失望，這考試都沒有一個及格的。雖然如此，佛法裡常說，我們阿賴耶識裡面落下一個《楞嚴》的種子，比沒有這個種子當然要好得多。所謂開悟，開悟就是道理明白；所謂證悟，契入這個境界那就是會用，就是在日常生活當中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所用的是阿賴耶的見分。你果然會用，你就跟諸佛與這些大菩薩們沒有兩樣，見了性的菩薩。沒見性的菩薩不會用，見了性的菩薩會用，見性不見性就在會用不會用。由此可知，唯識的道理是要通達一些，不通達一些，遇到經文理論的部分都有障礙。懂得唯識的道理，這樣一講，你清清楚楚，你才曉得為什麼不可以用妄心，這個所以然的道理才明瞭，而後才能真正的做到捨識用根。平素我們讀《楞嚴》，聽講經講到捨識用根，或者講到轉識成智，心裡面很仰慕，可是不曉得怎麼做法。我們講席這麼多年來，問過我這些話的人就不在少數，來問我如何轉識成智？怎麼樣捨識用根？但是這個問題，絕不是幾句話能夠解答得了，因為這裡面有相當深的學理，要細心的去體會才能明瞭這個道理，然後才談得上叫修行，再不至於盲修瞎練。

這是接著今天的經文，今天是從事相上舉例，跟阿難說明這個道理，從比喻上說。佛再叫著阿難，『此大講堂洞開東方，日輪升天則有明曜，中夜黑月雲霧晦暝則復昏暗』。這是講明暗一對，這個八還一共是說八法，八法是四對，諸位想想，對就是相對的，凡是相對的都不是真實的，凡是相對的一定就可還。佛這段的意思，是想指示眾生無有還處的見精，而先標明可還之相做為說話的大前

提。這段經文所舉的八種法全是色塵，全是眼根所對的境界，各有體，也各有相。好比講堂，這個講堂要是照這個地方來看，它是坐西朝東的，講堂的大門一打開，門對著東方，早晨太陽從東方升起來，我們看到是一片光明之相，眼根所對的明相。中夜黑月，黑月是什麼時候？在印度，上半月叫白月，月亮的光一天比一天大；下半月叫黑月，從十五、十六以後，光明一天比一天小。在中國講就是朔望，月圓的時候是望，初一的時候是朔，完全看不到月光這叫黑月。這個地方的黑月就是指初一，見不到月光，所以叫黑月。又在「中夜」，中夜是半夜，又沒有月亮，而且是「雲霧晦暝」。夜晦是體，昏暗是相，這地方著重在暗，明暗一對。見明是見精所見，見暗也是見精所見，明暗一對。

『戶牖之隙』，就是窗戶，「戶」是門，「牖」是窗，門窗。從門窗裡面我們看到『通』，與講堂外面沒有障礙，我們看到的是通。『牆宇』，「牆」是牆壁，「宇」是屋簷，這些是障礙，『壅』就是不通。這一對裡面，門窗是體，通達是相，內外相通是相；後半句，牆宇是體，見壅是相，不通是相，阻塞不通是相，一個是通、一個是壅，這是一對，兩個又是相對的，第二對。第三句裡面講『分別之處』，這是說色空一對，『則復見緣』，「見緣」就是見所緣之範圍，「分別」就是前塵分別，指種種物相而說的，這是色，見到的色；後半句說『頑虛之中遍是空性』，這是講頑虛空，這是說色與空一對。末後一句是講『鬱「土+亨」之象則紆昏塵』，這句是講染污，是說染；『澄霽斂氛又觀清淨』，這句講的是淨，染淨一對。這四對八法都是見性所緣的相分，這個八法的體相明瞭之後，就知道它各有所還。我們看底下經文，這段文並不難，文字很淺顯，可是含義很深。

【阿難。汝咸看此諸變化相。】

『諸變化相』就是指前面八種相。

【吾今各還本所因處。】

『本所因處』，就是這八種現象所生的原因，相是果，生相一定有因。這是由於阿難尊者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能體會到，塵境是有生有滅的，見性是如如不動，前面雖然阿難這麼說，好像是懂得，似懂非懂；雖然是明瞭，佛所講的他也首肯，可是心裡面還動搖，境界現前還是做不了主宰，還是有疑惑，這是障礙了見性。疑惑必須要斷除，不斷除它就是障礙見性。所以根本煩惱，貪瞋痴慢底下就是有疑，疑是迷惑，必須要用智慧來破除。所以學佛是學智慧，學佛是學覺，覺才不迷，不迷就不疑，這才能開得了悟，才能見得了性。有疑，換句話說，還是妄認緣塵的分別心以為這是自己的心，所起的作用依舊是隨塵分別。所以世尊才以心境這兩種法，來教阿難辨別哪是真、哪是妄。佛說「吾今各還本所因處」，這正顯示所見有還，那是境界，有還就是有生有滅。而能見的見性沒有法子找到它的「本所因處」，當然就是無還，沒有本所因處，可見得它是不生不滅，這就暗示著常住真心。我們今天試問問，有幾個人他覺悟六根的根性是常住真心？能有這個觀念的人太少。而一般人以為什麼？從前以為心在這個地方，現在講是腦，能夠思惟、能夠想像的這個是性。哪裡曉得能夠思惟、能夠想像的正是第六意識，那是緣塵分別的妄心，跟六根根性的能見、能聞來較量，那差太多了。我們為什麼不敢承認？這裡頭有個道理。

妄心的作用可大了，好像它有用處，而真心沒用處，哪裡曉得我們這是看走了眼。真心雖然好像是無知，你果然用上它，它無所不知；妄心好像是有知，天天用它，是有所不知。我們看佛菩薩無量的智慧，無所不知，人家用什麼？人家用真心。我們用了，樣樣都不知，苦惱無邊，咱們是用的妄心。佛與凡夫所不相同的，用真

心的就叫佛，用妄心的就叫凡夫，而妄心、真心我們都有，妄心、真心佛也有。佛用真心不用妄心，他都有；我們也都有，我們用妄心，不曉得用真心。你要問：差別在哪裡？差別就在此地。千經萬論就是說明這個道理，正是禪家所謂「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」，你要是認識真心，什麼問題都解決。佛法裡所講的八萬四千法門，種種善巧方便，全都指歸在這一處，所謂是殊途同歸，就歸在明心見性。請看下面經文：

【云何本因。】

本因是什麼？

【阿難。此諸變化。】

這是統指這八種相。

【明還日輪。何以故。無日不明。明因屬日。是故還日。】

這八種相裡面，佛在此地第一種說得詳細，其餘七種略說就可以，為什麼？可以以此類推。光明從哪裡來的？光明從『日輪』來的，從太陽來的，所以明可以還給太陽。光明確實是如此，我們現在要說天空，天空是黑暗的，諸位想想，太陽拿掉、月亮再拿掉、星星再拿掉，你看看天空是什麼樣子？天空是黑暗的。天空為什麼是黑暗的？給諸位說，這叫無明。如果你說我破了無明，你破了無明，太陽、月亮、星星、燈全都拿掉，你看到天空、山河大地是一片光明，那是你無明破了；你無明要是沒有破，你見到一定是黑暗的。所以無明破了就不要太陽來照明，由這一點也可以勘驗我們自己是不是破了無明。真正破了無明，晚上走黑路不要用燈，別人看到是黑暗的，你看到是光明的，就跟白天一樣。這光明從哪裡來的？給諸位說，本性是光明的，本性所變現的萬法也是光明的。經論裡面給我們說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」，把我們本有的光明失掉，這叫無明。大黑天就是無明之相，一切萬法都是從無明變現出來，「



無明不覺生三細」，無明還在三細相之初，先有無明而後才有三細相。可是破無明，在我們歷代修行人當中真有，不是沒有，真正明心見性的人，他的境界我們不曉得，有些事跡我們能看到一點，但是能把這個道理證實。

我們在不久以前印送的《虛雲和尚年譜》，我想諸位都看過。《年譜》當中就有一次記載，老和尚黃昏的時候回到山上茅蓬去，在半路上遇到一個同參道友，人家打了個燈籠碰到老和尚，「老和尚，天這麼黑，你沒有燈怎麼走路？」他沒有問的時候老和尚不知道，老和尚看到山上是明亮的、是光明的，沒有覺得天黑下來，沒有；他這一問，這心裡一動念，天突然黑下來看不見了。如果他一路走回去都沒有碰到這個人，譬如他是下午四、五點鐘走的路，他永遠就保持著四、五點鐘，為什麼？沒有起心動念。像這樣的境界不止老和尚一個人，很多人有這個境界。由此可知，佛給我們說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」，是真話不是假話。但是無明不是真的，無明可以打破，無明是有生滅的。所以講到我們真如本性，妙精明心，明就是光明，這是《楞嚴》裡頭用的詞。無明用什麼破？給諸位說，用定。經裡面說得很清楚，這是《楞嚴經》講的「淨極光通達」，淨到極處心就放光明，一切通達而無有障礙，所謂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。這樣說，淨是不是每天要去盤腿面壁叫淨？盤腿面壁是叫淨，淨極光通達，腿子放下來之後又起了無明，確實是如此。

《楞嚴》上講的大定不是盤腿面壁的定，《楞嚴》講的是性定，就是本性本具之定，本性本來就是定。行住坐臥都在定中，所謂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，這是常定、這是本定，《楞嚴》講的是這個定。這個定的相是什麼？經上說得非常詳細，《金剛經》裡面講得簡單，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這就是楞嚴大定；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則見如來」，這是楞嚴大定。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如

如不動，這就是修定。六根接觸六塵境界如如不動，給諸位說，是用的見性。只有用阿賴耶見分見色聞聲是如如不動，是不著相、不取相。第六意識就不行，第六意識分別，第七識執著，這就是取相、著相，心就動。唯識在三性裡面講，阿賴耶是無記性，它不分別、不執著，對於一切諸相了了分明，它不取。所以真正會用功的人，正是六根門頭放光動地，用六根根性，六根根性全是阿賴耶的見分，用阿賴耶識，連與阿賴耶相應的五遍行都不用，這是本事。五遍行的心所，作意、觸、受、想、思，作意有四分，有這個作意心所的見分、相分；觸，有觸心所的見分與相分；受，有受心所的見分與相分。一概都不用，直接就是用阿賴耶的見分，這就是交光大師在《楞嚴經》所教給我們「捨識用根」。雖然不是用的真心，確實用的是第二月，所謂是帶妄之真。這個境界，給諸位說，就是禪家所講百尺竿頭，帶妄之真，再進一步就純真，就明心見性。那就是說，把這分妄再脫掉就轉阿賴耶為大圓鏡智。

這個道理，可以說我們看得相當的清楚，看清楚了當然就會用。你在用的時候，當然要用相當長的時期才能夠突破、才能見性，雖沒能見性，你已經能夠捨識用根，你現前的生活就得大自在。為什麼？一切法裡頭不生煩惱，一切法裡頭沒有執著。心境一如，雖然沒有證得究竟的解脫，你已經得到相似的解脫境界。為什麼相似？帶一層妄。我們為什麼一天到晚是煩惱不堪？就是意識與五十一心所起作用，所以才生無邊的煩惱。若能捨識用根，你見色聞聲皆生無量智慧，不生煩惱，生的是智慧，成就的是定力，這就叫修定。所以說用六根根性就是修定，這叫修楞嚴大定，行住坐臥都在定中，功德利益無比的殊勝。世間法裡，不但世間法，聲聞、緣覺、權教菩薩都不能比，這在佛法裡面叫圓修圓證、頓修頓證。剛才說過，萬不可以把第二月當作第一月，那就變成很大的一個障礙，這

就是百尺竿頭到了頂，不能認為這是究竟，還要求什麼？向上一著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這才能夠突破無明，才能夠真正見性，所以明心見性那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。捨識用根是百尺竿頭，百尺竿頭的事。佛這一段的用意，就是叫我們能夠辨別哪是真、哪是妄，妄要捨，真要用。《楞嚴》是圓頓大法，前面講這些理論、講這些方法，到後面「二十五圓通章」裡面就是舉實證，舉這些菩薩他們是怎麼證得的，這二十五位菩薩都是修楞嚴大定，都是修捨識用根。所以每一位成就都是第一，沒有看到第二。為什麼是第一？只要明心見性，他這個辦法就是第一，唯有第一法才能明心見性。

而在「二十五圓通」裡面文殊菩薩揀選，特別推崇耳根圓通，這又是什麼原因？因為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，六根上來說，耳根最利。當然耳根最利是講大多數的人，也有少數例外的，有少數是眼根利，看東西看得清楚，聽東西聽不清楚，那是少數，絕大多數是耳根利。你叫他看經，看多少遍他不懂，你叫他聽經，聽一、二遍他明瞭，這就證明耳根最利。觀世音菩薩就是從耳根聞性聞聲性，而證得圓通，就是證得明心見性。換句話說，觀世音菩薩的根性，與我們娑婆世界的根性相同，我們娑婆世界採取觀世音菩薩的方法很容易成就，道理是在此地。因此《楞嚴經》全經的精華，也正是在「觀世音菩薩耳根」這一章，全經精華之所在。「二十五圓通」就像《華嚴經》裡面五十三參，是一鼻孔出氣，一個味道，這是經典的好處。《華嚴經》分量大，《楞嚴》分量少，《楞嚴》講理論、講方法，又有實際的例子，《華嚴》亦復如是。可是《華嚴》畢竟分量大，說得詳細、說得周詳；《楞嚴》文字少，沒有方法像《華嚴》說得那麼詳細。一個細說、一個略說，這兩部經合起來看，意思非常的圓滿。我們道場這幾部經都在這裡合起來看，合起來看好處很多，古大德解經，以經註經、以經解經，我們現在這幾部經

合起來在此地講，確實能夠收到融會貫通的效果。這一段就介紹到此地，下面這幾句就不必細說。

【暗還黑月。】

『黑月』是暗之體性，是暗之來由，暗可以還原。

【通還戶牖。壅還牆宇。緣還分別。】

這個『緣』就是見緣。

【頑虛還空。鬱「土+亨」還塵。清明還霽。則諸世間一切所有。不出斯類。】

這句話是總結一切萬象。前面是舉出這八個例子來說，一切萬象都是這樣的情形，各有所還。在這段文裡面，我們很清楚的能夠看出來，佛舉出眼根所對的八種境界相。這些境界全是緣生法，既然從緣來，還從緣滅，有去有來，就不是真正的境界。所以前面比喻作客、比喻作塵，這都是說所見的境界。所見的境界如是，所聞的境界、所嗅的境界、所嘗的境界、所觸的境界，乃至意根所知的境界，無不如是，全是生滅法。下面經文說：

【汝見八種。見精明性當欲誰還。】

『八種』是指前面的境界相，這還是叫著阿難說的，你見八種境界相的『見精明性』，這就是講的見性，『當欲誰還』，還給誰？

【何以故。若還於明。則不明時無復見暗。】

我們能見的見性，就在這八個境界裡面，還給誰？如果說我這見性還給明，明要是滅了，見性也就沒有，沒有見性，暗現前，誰見到它？哪個見暗？

【雖明暗等種種差別。見無差別。】

這就是說明境界有生滅，各有所還，我們能見的見性還給誰？沒有地方還。由此可知，境界相有種種差別，能見的見性沒有差別

【諸可還者。自然非汝。不汝還者。非汝而誰。】

凡是能還的，當然不是自己。『不汝還者』，沒有地方可還的，那不是自己是誰？這個意思非常明顯，我們妄心易還，不是自己；見性無還，見性才是自己。我們這個身體色身，諸位都曉得，細胞新陳代謝各有所還，這個色身不是自己；妄心不是自己，一會想東、一會想西，所想的也各有所還，正像前面舉的例子一樣，妄心不是自己。在我們這個身心裡面去找，找到什麼？找到六根的根性是自己。為什麼？它不生不滅，它不隨境界而有所差別。換句話說，六根根性是清淨的、是平等的、不生不滅的，是不垢不淨的，這不是自己，誰是自己？禪家所謂「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」，就是指六根根性，所謂六根門頭放光動地，所謂「迴脫根塵，靈光獨耀」，就是指六根根性。脫根、脫塵，根是講我們的根身，這是色法；塵是指外面一切六塵境界，它是獨立的。根與塵都是境界相，統是生滅法，緣生之法，這是我們的工具，不是自己。諸位要記住，自己是講真性，不生不滅的真性是自己，佛在此地是一語道破。佛這八種比喻，後面樣樣都合在法上說；換句話說，他的大講堂也是表法的，表法的義趣我們留待下一次再講。今天時間到了，這段的意思還沒有能細說，下一次講經的時候我再把它補出來。這個經文愈來愈要緊，也愈來愈有趣味，希望諸位同修細心的領會。這個經的義趣，無論修學哪個法門都有很大的幫助。